



当代外国儿童小说

ANGDAI WAIGUO ERTONG XIAOSHUO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当代外国儿童小说

《少年文艺》编辑部编

孙 愚 绘图

朱 铭 善 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联昌印刷厂排版 儿童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156 1/32 印张7 插页2 字数139,000

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,000

统一书号: R10024·4481 定价: 0.96元

内 容 提 要

小读者们，你们想知道外国小朋友是怎么生活，想些什么和做些什么吗，跟外国小朋友做朋友吗，那就请你读一读这本书。这本书里收集了欧、亚、非、拉、美洲 14 个国家的当代优秀儿童短篇小说 22 篇。这些作品都是写当代外国儿童的生活，题材广泛，构思新颖，生动鲜明地刻划出各国儿童的形象，读后能使你开阔视野，增进和世界各国儿童之间的了解和友谊。

请来跟外国小朋友做朋友

任溶溶

全世界都有小朋友。

我们的小朋友什么都想知道，当然也想知道世界各国的小朋友是怎么生活，想些什么和做些什么的。

可是世界很大，有那么多洲，有那么多国家，谁也不可能走遍世界的所有地方。

就算你到了外国，只去那么一个月两个月，你也不可能知道多少那里的儿童生活故事。

从法国回来的人可以讲巴黎铁塔，从东京回来的人可以讲富士山，名胜古迹一眼就看见，比较好讲。当然，也要会讲。让我去了也讲不好，我大概只会说：啊，巴黎铁塔真高，美极了！啊，富士山真高，美极了！有些作家就讲得好，看了他们的游记，让你象身临其境，既领略到景色，也得到作者的感受。讲人的故事就不那么容易。

我也到过外国，到过那里的大城市小城市，到过农村。因为

我是做儿童文学工作的，特别希望跟小朋友接触。可我只能看到他们表面上的一些东西。城市和农村的孩子不一样，就是同一个城市的孩子也不同，有坐高级小汽车的，也有在大马路上等着汽车遇到红灯一停下来就飞奔过去兜售糖果、香烟、报刊的。他们遭遇的事情不会相同，心里想的东西也不会相同。我看了，对他们的生活大致有个数，可我不知道他们丰富的生活故事，也没法钻到他们的心里去听听他们的心声。因为我到了外国也是一个外国人，不是长期生活在他们的生活当中。就象关于我们的生活，当然是我们自己熟悉，外国人不可能象我们那么熟悉。

还有语言，各国的语言不一样。到了一些国家，我们要是不懂那里的话，跟人家就没法交谈，耳朵虽然听得见声音，听了莫名其妙，还是象聋子，嘴巴虽然发得出声音，发出来人家莫名其妙，还是象哑巴，只能打打手势。到了冷饮店，你指指冰淇淋，营业员给你冰淇淋，指指柠檬汽水，人家给你柠檬汽水，这种事打打手势还可以，要详细了解人家的生活，听听他们生活里的故事，那就办不到了。

可我们确实很想知道也应该知道外国小朋友的生活：他们想些什么，他们又做些什么。

有办法，可以看外国作家写的儿童小说。外国作家在他们各自的国家里是本国人，他们熟悉他们本国人的生活，熟悉他们本国孩子的生活，他们写本国孩子的小说，就象我们中国作家写中国孩子的小说一样。

各国都有孩子，各国都有热心为孩子写作的作家。阅读他们的作品，就知道那里孩子的生活，他们想些什么和做些什么

了。

我们不正是通过苏联作家盖达尔、诺索夫的小说跟苏联孩子铁木儿、马列耶夫交上了朋友，通过美国作家马克·吐温的小说跟美国孩子汤姆·莎亚、哈克贝里·芬交上了朋友，通过瑞士作家斯比丽的小说跟瑞士孩子小夏蒂交上了朋友……熟悉他们生活里的许许多多事情，就象熟悉我们身边的朋友的许许多多事情一样吗？

我们要读各种各样的好书，也要读外国儿童小说。书中自有外国小朋友。

这里就是一本外国短篇儿童小说集。

这本书里有欧洲、亚洲、非洲、拉丁美洲、北美洲的许多国家的作品。有些作者是专为儿童写作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，也有些作者是知名的大作家，却也热心为儿童写作，例如获得过诺贝尔奖金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、美国作家辛格。他们各自在写他们本国孩子的故事。

老实说，就算你懂一种外文，从原文也读不到这么多作家的作品，因为它们的原文有的是日文，有的是英文，有的是俄文，有的是德文……所以还得谢谢懂不同外文的译者从各种外文把这些作品介绍过来。

请来读读这本书吧，大家会在这里结识一些外国小朋友，知道他们怎么生活，想些什么和做些什么的。

目 录

请来跟外国小朋友做朋友·····	任溶溶	1
可是,你答应过·····[英国]约瑟芬·李著	司 一节译	1
蓝领巾·····[德国]比·普柳德拉著	黄林涟节译	16
高贵的少爷·····[德国]路·托马著	李 桃译	26
桃子·····[意大利]萨·斯特拉蒂著	郑恩波节译	34
在边境上·····[意大利]姜·罗大里著	王崇廉译	47
班长·····[苏联]勒·伏隆柯娃著	黄衣青译	59
亲爱的爸爸妈妈·····[苏联]谢·沃罗宁著		
	江一勋 陈贤义译	67
一枚小钢戒指·····[苏联]康·巴乌斯托夫斯基著		
	曾晓景译	81
四年级(4)班同学松了口气·····[日本]浅野喜世 著		
	张白愚 叶荣鼎译	89
班长的侦察·····[日本]川端康成著	曲明佑 陈文辉译	97
公鸡和母鸡·····[菲律宾]爱·阿·罗西斯著	舒杭丽译	113
红铅笔·····[马来西亚]阿·马吉德著	舒杭丽译	120
报告·····[埃及]伊·巴哈丁著	朱威烈译	132

土地和异乡人·····	[科威特]莱·哈巴斯著	解传广译	141
福斯蒂诺·····	[安哥拉]罗·维耶拉著	王石安译	148
我的黑色的童年·····	[南非]达·博第埃著	王石安译	154
帕科·容格·····	[秘鲁]西·巴耶霍著	黄锦炎节译	163
找工作·····	[阿根廷]阿·荣凯著	王志冲译	170
苹果的故事·····	[美国]伊·柯兹华斯著	叶君健编译	182
假天堂·····	[美国]艾·辛格著	施燕华 吴建民译	194
妈妈的银行存款·····	[美国]凯·福布斯著	曹欣渊译	201
地神的儿子·····	[美国]鲍·迪尔著	冯亦代 郑之岱译	205

可是，你答应过……

〔英国〕约瑟芬·李

这天早上我在钱德勒老师的手臂上咬了一口，那时我正在手工室里往一块木板上钉钉子，一切都很正常，只是心里烦得很。钱德勒老师当时吓了一跳，不过她从来不喜欢多事，这次也没发火。她放下袖子遮住了手臂上的齿痕，吃惊地看了看我，看着那一群惊呆了的、象教堂大门上的浮雕一样站在一边的同学们。她不敢相信我就是她的学生鲍勃·古德温，以为我发疯了。老师在班上虽然也有受委屈的时候，可是被咬还是头一遭。

我被带进了休息室。护士进来问我：“你哪儿不舒服？”我故意答非所问：“不。我饿了。”护士给我测了体温，在桌上留下一杯水就走了。第二个来的是校长，他似乎也想为我的举动找出某种理由，“你和钱德勒老师发生了冲突？”我没理他，这天早上我注定要被问这许多愚蠢的问题。最后钱德勒老师自己来了，我知道她会来的。她把一叠纸和一支笔往桌上一丢，冲着那杯水笑了笑。我看见了她在手臂上的齿痕，齿痕的四周已呈青紫色，

手臂也肿了，心想那一定很痛。

“你不愿开口，那就动笔吧。把这件事发生的原因写一写。”她停了一会，看我有什么反应。我看着她的手臂，感到一阵内疚，可我不愿当面流露出来，宁可把这一切都写下来。

我喜欢上随意写作课，胜过上手工课。这倒并不是因为我喜欢写作，而是因为借此可以离开这个现实世界。我总是写些火星上的妖怪，或是想象公元二〇〇〇年以后可能发生的事情。今天我却不知该怎么落笔，想了很久还只写了个题目：“今天早上我为什么咬了钱德勒老师？”并在下面加了一道横线，然后盯着下面的空白发呆了。“为什么？”要说清这“为什么”，那得回到很久以前——

要是我告诉你们：我的父母已经离了婚，那你们一定会自作聪明地点着头说：“难怪，难怪。”但这并不是我咬人的原因。现在的孩子有两个父亲或是两个母亲是很平常的事情，至少在我们班里有一半是这样。我父母离婚后都没有再结婚。即使有的同学有两个家庭，班里也从没发生过咬人的事情。所以还是从我自身谈起吧。

其实我的父母倒是很好的一对。他们也曾想努力把家庭搞好，结果却发现他们都受不了结婚后的生活，于是便离了婚。父亲每星期来看我们一次，替我们付房租、买衣服。母亲则负责我们的饭食。

放了假，父亲便带我们出去，一玩就是一个星期。我说的“我们”指姐姐、妹妹和我，不包括母亲。这样的安排使我很不满意，

以前可不是这样。那时父亲和我经常单独出去，在朗德湖试验我新做的船舰模型，或在汉普斯特德放风筝。这些都是男孩子喜欢的游戏，但主要的是父亲喜欢有我给他作伴，而我也喜欢父亲。我们互相尊重，凡事都能通情达理，可是现在的安排再也不能使我们称心如意了。

有一次我向父亲发牢骚：自从他们离婚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单独出去过，再也没有玩过那些游戏，是不是要等我长大，等他变老了再一起出去呢？父亲看了我一眼，目光有点惶恐，好象我不是他的儿子，而是一个他不能把握的陌生人。他苦苦地思索着，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开了口。

“你能等吗？等到明年复活节。”他说。

“等整整一年！？”

“我快要提升了，那就能多赚些钱。到了明年复活节，要是你母亲不反对，我就带你单独出去，让她们自己上别处去玩。我们去野营，就我们俩，好不好？”

野营！这真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，没想到父亲要告诉我的有这么一个好消息。父亲以前给我讲过他小时候怎样跟着祖父母走遍了欧洲，晚上在小河边、在山坡上或者葡萄园中支起帐篷露营。那时父亲还有一顶自己保管的小帐篷。啊，那可真来劲。父亲的故事有些象钱德勒老师常念的那些诗篇。我告诉父亲我要象他小时候一样。

“可现在已不是那个时候了，”父亲说，“再也见不到那样的荒野了，一切都由政府管理着，到处是露营商店、弹子房。不过在英格兰也许还有那样的荒野，要是你真的那么喜欢，我就带

你上那儿去。”

事情就这样决定了：明年复活节，一个星期再加上周末，有十天的时间。母亲她们决定去布赖顿度假，认为那才是个值得去看看、玩玩的地方。父亲以前曾多次建议全家去野营，²可是一次也没有实行过。母亲对这种“回到大自然去”的行动不感兴趣，她只喜欢住豪华的旅馆，吃上等的饭菜，洗蒸气浴，她和父亲简直没有一处合得来。打那以后，每次父亲来了，我们就在一起计划怎样去野营。

父亲还找到了那顶小帐篷，帐篷没破，大小也合适。不一会儿我便能够象父亲那样熟练地把帐篷支起、收拢了。父亲还给了我一张单子，上面写着汽化炉、电筒、睡袋、防潮布等用品。我自己在邮局里存有一些钱，都是过生日的时候亲戚朋友寄来给我买礼物的，现在正好派了用场。我放在房间角落里的野营工具一天天多了起来，父亲也在不停地充实我的“财产”。这一年我既觉得时间过得太快，又觉得复活节迟迟不肯来临。野营的事我对谁都没有讲，对母亲也没透露过。学会摆弄帐篷后，我又开始学认地图，我还抽空学了一下急救术。父亲曾说过野营是在荒无人烟的地方，不管你多么小心谨慎，总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，所以要学会如何对付刀伤、烫伤以及扭伤。我还从学校图书馆借了一些有关英国乡村的书籍，这些书丰富了我的想象。我扳着手指算日子，还有三个月，复活节就要到来了。

开学的时候父亲又按时来了，可他总有什么心事，每次带我们出去玩都早早送我们回家，好象他还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。以前他不是那样，老是磨磨蹭蹭，希望母亲留他吃晚饭。我真担心

他会变卦。还好他把野营日记给我带来了,看来不会把我丢下。这是一本很好的日记,我工工整整地在日记封面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“野营日记·一九七三年复活节”的字样。

复活节终于到了,一大早我就把东西都准备好放在门背后。

母亲她们也是同天坐火车去布赖顿,行李也都准备好了。她们打算帮我们装车,可是父亲说车子停在另一条街上,而且东西多车子小,她们也帮不上。父亲先拿着东西下楼了。我送走母亲她们以后,顶楼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,我突然觉得空荡荡,一种无名的恐惧袭上了心头。

父亲乘着电梯上来了,我一下子冲进了走廊。

“把门锁上。”父亲说着奇怪地看了我一眼,一定是我刚才的神情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下了楼我们向街角走去,车子就停在那儿。一路上父亲还是不安地看着我。车子后座堆满了行李,把窗都遮住了。父亲平时驾车很稳,可这次他安了两面侧视镜。我一见车子就冲了上去,父亲却拉住了我,我没在意。要说这时还有什么事情能使我激动,那就是能坐在父亲的驾驶座旁边。以前每次出去都是妹妹坐在驾驶座旁边,虽然我的个儿不比她高,可谁叫我年龄比她大呢,我只能挤在后面。

我走到车前,一下子呆住了:驾驶座旁边已经坐了一个人。我先以为是西尔维亚姑姑,她比父亲小,在英格兰北部什么地方当护士,经常来祝贺我们的生日。要是她来为我们送行,那可太好了,她常给我零钱——有时多达一英镑。我打开车门,那人转过了身子,不是西尔维亚姑姑,却是个更年轻的姑娘。她对我笑

了笑，依旧坐在那里。我站在那儿盯着她，只觉得一阵昏眩，好象跌进了一个冰窟，再也爬不出来了。父亲打开车门，看了我一眼，眼光中充满了内疚，还带着一种恳求，然后把座位挪了挪，让我爬进了后座。父亲用眼光制止了我，好一会我都没作声。

他可以不带我去，作父亲的碰到类似的情况通常都这样，随便找个什么借口就行了。我奇怪他为什么不事先透个风，那样母亲也许会说服我跟她一起去。

“我替你安排了一个座位。”父亲对我说。

后座上有两只睡袋，中间凹陷着，那就是父亲替我安排的座位。我挤了进去。他没有马上发动汽车，却指着那姑娘对我说：“这是路易丝。”

“你的座位真舒服。”路易丝对我笑了笑说。

我没作声，却忍不住要哭。我从来没流过眼泪，那天差点流了出来。一股无名之火在我心中升了起来，我好象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就是咬钱德勒老师的那个人。我已经顾不得父亲的眼光了，我要问个明白。我尽力克制着自己，可是一开口嗓门还是挺大。

“她和我们一起去？”

“嗯。”父亲示意她别作声，由他来回答。

“……可是，你答应过……”

“噢，是的。可那是很久以前了，在去年复活节，那时我还不认识路易丝。就是在几星期前我也不知道她会和我们一起去。”

没有办法了，除非一个人回到那空楼里去。

“我们会很愉快的。”父亲驾驶着车子安慰我，可是他的声音

里却充满着忧虑。

“我也是第一次野营，”路易丝说，“可我一点都没准备，还不如你呢，鲍勃。听说你学会了认地图，还学会了急救术，我真佩服。这一路上你可要多指点啊。”

我惊奇地看着父亲，希望他哪怕只是回一下头也好。难道他没有听见路易丝的话？这同母亲平时的说话如出一辙，专以奉承讨好之词与人周旋。父亲最痛恨这一点，可是这次他却对路易丝笑了笑，那么甜蜜地笑了笑，还把地图给了她。我再也看不下去了，差点嚷出声来：“那是我的事，你答应让我来指路的。”可那又有什么用呢。

车子两边的窗子都给行李挡住了。每过一个小镇，路易丝就回过头来告诉我镇名，我知道车子正在向北驶去。后来迷路了，一定是到了乡下，因为那儿没有大路，也没有那些能在地图上找到的路标。路易丝已经晕头转向了，她颠来倒去地看着地图，歪着脑袋注视着窗外一条条叉道，完全和母亲一样连东西南北也分不清了。以前碰到这样的情况，父亲早就发火了，可是这次他连嗓门都没有大一点，还以为这挺有趣。终于，车子胡乱跑了一阵，又回到了老地方。

“让鲍勃来试试，你累了。”父亲小心翼翼地建议。

“唉，我的眼睛可实在受不了。”路易丝说，她再也不会承认迷路是她的过错，是由于自己没有能耐，却一味找些借口来开脱自己。父亲连和我会意地交换一下眼色都没有，居然相信她的话。他停下车，帮助路易丝爬到后座上，我一下窜到前面抓起了地图，生怕他们改变主意。我打开地图，不用父亲指点就找到了

我们停车的位置：约克夏。我全神贯注地察看着地图，满怀信心地引着路，车子终于驶过了父亲在地图上作了记号的那座农舍，转向旁边一块空地。我叠起了地图，车子也慢慢停了下来。

“真不赖。”父亲说。

我太高兴了，把坐在后面的路易丝也给忘了，直到父亲和她说话才想起了她的存在。

“我们在这儿支帐篷，”父亲对她说，“你去那个农场提水、取牛奶，就说是古德温先生让你去的，他们会接待你的。这儿的人很热情，会卖给我们鸡蛋、土豆、苹果，还有鸡。”

我真想跳起来大叫“好哇”，可是想起父亲并不喜欢这种轻佻的举动，就没作声。路易丝站在车旁看了看四周。

“要穿过那块草地吗？”她问，草地上到处都是奶牛。

父亲没有听见，正在一边忙着卸行李。我也假装没听见。路易丝干脆钻进了汽车坐下了。

“我要和你一起去，”她说，“那儿有狗。”

我倒希望那儿有条疯狂的公牛，一看见她那条鲜红的裤子就……嘿，想她干什么，我自己的事情还忙不过来呢，得支起她那顶大帐篷，还有父亲那顶更大的，里面能堆放各种东西的帐篷。父亲的帐篷带着一个门廊，还有能折叠的桌椅，可以在那儿休息、吃饭。那天刮着风，要竖起两顶帐篷可真不容易。干完后父亲抚摸着我的肩膀笑了，我知道这是对我的赞扬。可是他马上离开了我，跑到车前敲了一下窗子，路易丝浑身哆嗦着慢慢爬了出来。

“你们自己去吧，”她说，“我不舒服，得喝点热的再吃点什么

才好。真没想到这儿竟是这么个鬼地方……”

父亲笑了。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笑过，也不能把这笑声同他联系起来。他在我的眼里变得陌生了。在去农场的路上，他又一次破例搀着我的手一起走。

“做医生的就会支使人。”父亲是说路易丝。

我也正这么想。父亲的话象是开玩笑，却又不无感伤，以前他不是这样，至少在我面前没有这样沉闷过。我极力想回笑一下，看来这次野营不会过得很好，但愿它不要太坏。

我们提着水，买了牛奶和一些新鲜鸡蛋回来了。鸡蛋是明天早餐用的。天已快黑了，父亲说不必生火，就用汽化炉子煮点吃的。我们小心地侍候着路易丝，沏了茶，煮了几根香肠，还煎了些面包。天空中出现了几颗星星，远处有一堵石墙、一棵桉树，树叶在晚风中沙沙地响着，营地设在这么一个地方真是又安全又舒适。我们点燃了汽灯，一群蛾子围了上来。路易丝打开了收音机，听着流行乐曲。父亲喜欢贝多芬，平时总是一个人去音乐厅，在家里从来不喜欢听收音机，也不看电视。这次我却发现他正随着节拍一起一落地用脚踏着地。我回到自己的帐篷里，钻进了睡袋，觉得这些成年人真不可理解，我也不想理解。

第二天我起得很早。天下着雨，不是伦敦那种滂沱大雨，而是蒙蒙细雨，它使人感到清新凉爽，一点也不湿衣服，只是把我那散乱的头发粘在一起象一堆碎玻璃似的。田野里百鸟齐鸣，叽叽喳喳的真好听。不知什么时候父亲也起来了，他站在我身旁教我分辨各种鸟的叫声。过了一会叫声停了，空荡荡的大地